

地 方 戏 曲

三 巧 計

郭 萍 編

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PDG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这个剧本在1955年就写了个提纲，因当时材料不够丰富，所以迟迟没有脱稿。1956年翻阅小说时，看到了“二才子风月传”一书（后有印本书名叫“好逑传”），其中有几章的故事情节与前所拟之写作提纲正相吻合。这样，就参考该书又重新充实了原拟的提纲，在同年的下半年用业余时间写成了这个剧本。

由于我仅仅是一个爱好戏曲艺术的人，虽曾写过一些小型歌剧，但象这样形式的东西，还是一次学习和尝试，因此，剧本中一定会有不少问题存在。尚望从事戏曲工作的同志们和爱好戏曲艺术的同志们给以指正。

郭 萍

1957年2月

三 巧 計

人物：

水 冰 心	水 謙	水 運
香 姑	翠 芬	過 若 庸
過 其 松	馮 瀛	李 瑞
包 梓	成 奇	張 招
馬 里	王 柱	高 亭
家 院	衙 役	轎 夫
旗 官	丫 環	旗 卒
打 手		

第一場

〔水運客庭。水運

上。

水 運：呵！哈，哈，哈！（唱）
 宇宙為廬果然好，
 前庭後院喂雀鳥。
 日日夜夜鶯語聲，
 居住山村樂逍遙。
 高興時裝模作樣，生了
 氣拿刀弄杖。（坐詩）

說我富來就是富，家有
 三座抵押鋪，放羊的牧
 童自家來，燒火的丫頭
 不用雇。我，水運，人
 們送個綽號“漂流”。
 祖先坐過大官，至今還
 有個門第之尊。可惜我
 自幼挂着讀書之名，却
 也一字不識，成天漂來
 蕩去，有心尋求一官半
 職，怎奈沒有引進，也
 是枉然。生下三子皆能
 繼父之志，我是一字不
 識，他們是不識一字，
 又生一個女兒，名叫香
 姑，年雖十七，尚未納
 聘。唉！思想起來好不
 愁悶！哎！愁它何故，
 悶它何來！人生在世也
 不過是名利二字，象我
 水運，雖无一官半職，
 但也可算是吃飯張口，

花錢撒手，呵哈……！

（唱）

天为宝盖地为池，

为人好比混水魚。

混了一日少一日，

混了一时少一时。

什么官职不官职，不坐
官倒还自在，常言說：

“一輩坐官，十輩打
樁”！

家 院：启稟老爷，門外有
过公子求見。

水 运：（想了一下，惊喜
地）莫非是过知府的少
爷过相公？

家 院：正是。他說路过此
地，聞知老爷乃官宦之
家，特来登門相拜。

水 运：这过公子是官宦之
家，与我素不識面，今
天他来拜訪，这是为
何？（想片刻）得啦！
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四
七二十八，待我会見会
見，高攀高攀！接交上
这样的朋友，也許有个
出头之日。（轉向家

院）赶快去說老爷有
請。

家 院：是。（下）

〔水运迎出，过其
松上。

水 运：过少爷来了。

过其松：来了。

水 运：請到茅舍！

过其松：要进貴府。

水 运：請！

过其松：請，哈……（同入
落坐）

水 运：不知过少爷到来，
沒有远迎，这就得罪
了。

过其松：小弟草率，实有冒
犯。

水 运：說的哪里！早就听
說太老爷和少爷的高
名，今日一見，真是三
生有幸！呵哈哈……

过其松：好說，好說！

水 运：（对家院）安排酒
席。

家 院：是。（下）

过其松：小弟登門草率，焉
敢打扰！

水 运：講哪里話來。

过其松：这就不恭了。

水 运：恭該！

家 院：酒到。（斟酒）

过其松：水兄，小弟偶过貴庄，欣賞山景，此处真乃山清水秀，好风光也。

水 运：少爷！（唱）

此处深山穷又荒，
自古就叫不毛乡，
庄家汉吃糠菜浑身瘦，

蓬头赤脚臉焦黃，
寒冬臘月无衣裳，
燒堆柴火赶风凉！
年接一年如此度，
家家户户鬧飢荒，
人常說走过此地十八寨，
找不到一个漂亮好姑娘！

少爷，請酒！

过其松：奉陪。水兄你把貴处太低量了。

水 运：确实，确实。

过其松：不然，不然哪！

（唱）

今天从打貴庄过，
云雾繞在半山坡，
棵棵松柏如翠盖，
朵朵金花汇成河。
一个姑娘出庄来，
边走边笑唱山歌，
直唱得老松哈哈笑，

百灵鳥为她来附和！

她跳过石阶过小河，

山澗小河也快活。
莫說山澗和小河，
她句句打动人心窩。

水 运：少爷！（唱）

敝处荒山小地方，
并無一点好风光，
气脉不好土不壯，
哪里会生出个好姑娘？

过其松：水兄太客气了！

水 运：确实，确实。

过其松：（唱）

荒山处处好气象，

一顆明珠土內藏，
野花芬芳賽盆花，
这里自有好姑娘。
看起来貴庄堪欣
賞，

它可和別处不一
样。

我願到貴庄常來
往，

我願在貴庄求鸞
凰。

來，來，來，弟還敬一
杯！

水 運：呵呀！可不敢勞
駕。（按杯）听少爺這
一番話，辭中有意，請
問這是什麼意思？

過其松：小弟粗陋，講出口
來，惟恐仁兄見笑。

水 運：講哪里話來。（唱）
你我兄弟到一起，
有話就說莫回避，
說罷遠山說近水，
兄有貴言當面提。

過其松：（唱）
剛才路過貴庄西，
出來個姑娘把人

迷。

小弟一眼望了個
飽，
她穿件布衣十分整
齊。

水兄，（向前移了幾
步）這個姑娘哪！雙眉
春柳，一貌秋花，實有
沉魚落雁之貌，閉月休
花之容！

水 運：她何等打扮，去向
哪里？

過其松：（唱）

身穿青，頭扎紅，
背着曲弓帶雕翎。
看她亦非平常女，
一溜青烟奔向東！

水 運：呵哈哈……！

過其松：水兄，笑着何來？

水 運：我當她是個誰，原
來是小弟的個侄女！

過其松：如此說來，弟我失
禮了！

水 運：不妨。

過其松：請問仁兄，既是仁
兄之侄女，為何不閨守
家中，出外干的何事？

水 运：說来少爷莫笑，她虽是个侄女，可較之甚远啦。祖上五世乃是同胞。他父与小弟为家族兄弟，故此她是我的侄女。她父自幼家貧，虽然熟讀四書，滿腹文章，兼通武艺，但因其父无有前程，本人又十分固执，因此虽有文武全才，却也一生未出头地，成天与小女在家，不是写詩作賦，就是出外打獵糊口。

过其松：唉！可惜了，可惜了。

水 运：怎么可惜了？

过其松：可惜如此的秀女，明珠入土，鮮花落地。

水 运：这样說来，过兄莫非見爱她嗎？

过其松：小弟若將此女娶为妻室，真乃祖上有德。不知水兄可能帮忙一二？

水 运：呵哈……（略想一下）少爷之事，理当帮

忙。理当！理当！

过其松：水兄哪！（唱）
仁字重，义字高，
水兄为人真英豪，
若蒙仁兄作月老，
小弟感激至九霄。
假如婚姻成就了，
金銀財宝来謝劳；
然后說与爹知道，
請他保仁兄奉当朝。

水 运：（唱）
听罢此言哈哈笑，
呵哈哈……

多年願望盼来了。
千年的黄河要改道，
从今后再不要白衣飘飘。

願为仁兄作月老，
願为仁兄多效劳。

过其松：她家住哪里？

水 运：（唱）
一宅兩院相互靠，
隔牆不过丈数高。
只因兩家不和美，
鎖住側門往来少。

过其松：原来如此。象她这样貧淡人家，若与小弟結成亲眷，馬上来，轎上去，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貴。

水 运：話倒是这样說，可是他父女秉性剛强，做事奇怪。就說婚姻吧，人常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乃人倫大理。誰知几年来有給她說張家富豪的，有給她說李家官高的，他父女竟一毫不入，全然拒絕！

过其松：呵！这就难了。

水 运：可不就难了。

过其松：只要仁兄多方周旋，这事沒有不成之理，倘若一旦成其美事，弟当頂香感謝！

水 运：（笑了笑）过兄莫急，我想大路是人踩的，办法是人想的，咱們再想想看。（思索）呵！过兄，有了，有了。

过其松：有何高見？

水 运：你附耳来。

过其松：呵！哈……妙呀，妙呀！（唱）

弟兄越說越高兴。

水 运：（唱）

哪怕鳥兒不入籠。

过其松：（唱）

但願此事天照应。

哈……

〔翠芬暗上。〕

翠 芬：（唱）

客庭里边笑哄哄。
停一步，要留神，
看看里边是何人，
憋住气，压住心，
可不敢惊动主人翁。

水 运：（唱）

兄着亲信山中等，
三天以內定成功。

过其松：（唱）

好好好，少陪奉。

水兄，小弟告辞了！

水 运：不敢久留，哈……

翠 芬：（唱）

小門后悄悄来藏身。

水 运：（唱）
打躬辞礼往外送。

过其松：（唱）
尚望仁兄报喜音。

水 运：（唱）
仁兄果能照计办，
何愁大事不顺心。

过其松：（唱）
此女一旦到弟手，
登门叩拜送黄金。

水 运：（唱）
黄金如土名为贵，
老大人身旁问安
宁。

过兄，回府以后，请在
大人身旁代我多多问
安。还请老大人多加关
照。

过其松：这个自然！仁兄请
回。

水 运：送出大门。

过其松：不必，不必！

水 运：不恭了！

过其松：好说，请回！（下）

水 运：（唱）
十年西来十年东，
黄河终有一日清。

铁树千年心花放，
山中猛虎会出林。
看来我的时运到。

哈……（下）

〔闭二幕。〕

翠 芬：（唱）
这些话糊涂住小翠
芬。

说什么，山中等；
说什么，定成功；
说什么，报喜讯；
说什么，送黄金。
咕哩咕噜一阵阵，
叫人这半天弄不
清！……（想介）
是是是，明白了，
莫非是他们要害冰
心？

扭回身来骂水运，
早知你是豺狼心！
开押铺你把人坑，
你成天打骂多少
人；
多少人被你害得
苦，
我翠芬为抵债逼进
你门。

冰心小姐命也苦，
怎能抵过这吃人
精。

从今后我须要再看
动静，

为此事我一定处处
留神。（下）

第二場

〔过府書齋。过其
松、成奇同上。〕

过其松：錢如利刀，势重泰
山。成奇！

成奇：在！少爷有何吩
咐？

过其松：說說閑事。你跟随
少爷多年，可知道水家
寨村北那座林山是誰家
的？

成奇：小人不知。

过其松：不对你講，量你也
不会曉得。那座林山是
咱家祖上买的。因为咱
們家豪戶大，早把它掉
在腦后多年不管了。你

說那么好的林山，无人
管理，可惜也不可惜？

成奇：自然可惜。少爷今
天怎么又想起这点小事
来了？

过其松：唉！成奇你不曉
得！（唱）

那天我从山前过，
松柏樺杉滿山坡。

大的能做通天柱，
小的也能盖猪窩。

可惜林山变圍場，
打獵之人比树多。

損伤小树千千万，
这件事活活气死

我。

唉！……

成奇：少爷！这点小事哪
里值得一气。山既是咱
家的，只要少爷吩咐一
声，派些家將前去巡
查，倘或遇到獵夫，送
到县衙惡办几个，看誰
还敢再去！俗語說的
好：“砍一斧，鎮百
林。”

过其松：呵！你說这使得？

成 奇：怎使不得！

过其松：如此甚好，听爷吩

咐：（唱）

林山本是先人买，

青松翠柏栽起来。

可恨獵夫心眼歪，

打獵坏林不應該。

你帶家將去巡查，

遇到獵夫抓回来。

送到县衙公堂上，

管叫兒等皮肉开。

成 奇：易如翻掌，手到擒

拿！待小人馬上就去。

过其松：慢来，慢来。还有

吩咐：（唱）

遇見男的把他帶，

要遇姑娘可放开。

成 奇：这是什么意思？

过其松：（唱）

处事总要分好歹，

还須看个青紅皂

白。

男人們去打獵常年

买卖，

女人家也許是偶而

出来。

成 奇：少爷明教。

过其松：下去安排。

成 奇：即刻就走。

过其松：若是抓住獵夫，早

禀少爷！

成 奇：这是自然的。（下）

过其松：家院！

〔家院上。〕

家 院：伺候少爷。

过其松：这是一書，再兌上

紋銀三百兩，一并送与

县衙包大人去。

家 院：遵命。（下）

过其松：（想介，踱了几

步，得意地点了点头）

哈……（下）

第三場

〔二幕外，水冰心

上。〕

水冰心：（詩）

不幸我母命早喪，

隨父讀書玩刀槍。

開弓一箭雙雁落，

伴父打獵度時光。

爹爹，弓箭收拾停当了！

水 謙：（內應）兒哪上

山！（跃身出）兒哪，

走！（父女出門）

水冰心：（唱）

朝霞似錦照山崗，

松柏当天遮太阳。

山中野兽打不尽，

无价之宝土內藏。

水 謙：（唱）

山上人喜欢把药材

剗，

剗药材为了是换衣

衫；

我父女上山来打

獵，

打鹿豹也为着换吃

穿。（突停步向

远处了望）

水冰心：爹爹了望什么？

水 謙：你看前边密林叢

中，象是一只花豹，咱

父女射它一箭。

水冰心：待兒看过！（了

望）爹爹，果真是一只

花豹。待兒卸弓，先发

一箭！（发箭）

水 謙：（張望）兒哪，射

中了！赶！（急下）

〔二幕启处，躺有

死豹一只。

〔水謙父女上。

水 謙：兒哪！此虫已被射

死。好大一只东西！呵

哈……

水冰心：爹爹发笑为何？

水 謙：兒哪！（唱）

自食其力不靠天，

何惧辛苦何畏难。

今日回去多尽兴，

父女一同把酒干！

（拉豹）

〔成奇随打手上。

成 奇：呸！老头往哪里

走？

水 謙：俺在此打獵求食，

兄台莫非有所見教？

成 奇：算了吧。什么見教

不見教的！我先問你：

你可知这山是誰买的？

水 謙：老夫不知。

成 奇：你可知这树是誰栽

的？

水 謙：越发不曉。

成 奇：听我道来！山是我

們先人买的，树是我們

先人栽的。你在这山中打獵，損傷林木，該當何罪？

水 謙：兄台差矣！自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俺虽在此打獵，并未損坏树木，莫非要我賠償你不成？

成 奇：老头！（唱）
話少講，要賠償；
如不然，上公堂。
孩子們帶了。

〔众打手欲帶。

水 謙：（气憤地）俺水謙未犯王法，你們帶不了！

成 奇：要帶！（上前，被水謙一掌推倒）

水 謙：（唱）
見当官俺也理直气
又壯，
沒損伤一棵树量也
无妨。

兒哪！你先回去。（轉向成奇）朋友，来！（下）

成 奇：孩子們，把豹子拖上。（同下）

水冰心：平白起是非，單等爹爹归！（下）

第四場

〔包梓上。

包 梓：（詩）

執掌县印，治理民
訟；

國法人情，看事而
行。

本县，包梓，兩榜进士出身。清晨过公子送来紋銀三百兩，密書一封，言說为了娶得水家女子，求我把獵夫水謙扣押。我想这个买卖，倒也不錯：既有人情，又有紋銀。真是一举二得，何乐而不为也！

〔衙役上。

衙 役：稟报大人，过府將水謙押来。

包 梓：好！这件美事，正好叫我施施手段，显显神通，整整法治，送送

人情。来!

衙役：有。

包梓：帶水謙!

衙役：老爺傳諭，水謙上堂。

〔水謙上。

水謙：叩見大人!

包梓：下跪者是水謙乎?

水謙：是小民。

包梓：平素在家干得何事?

水謙：自幼家貧，獵獮为生。

包梓：既然讀过圣贤，因何追獵踏林，損人利己?

水謙：大人! 自来靠山者吃山，近水者吃水。小民行獵并未損伤树林，望乞大人明鉴。

包梓：胡說! 山中有林，林中有兽，你顧獵兽，必然損折山林，还不依实招来?

水謙：冤枉小人!

包梓：来!

衙役：有!

包梓：重打四十!

水謙：大人哪! (唱)

叫声大人慢动刑，
是非必須問个清。
小民生平多安分，
不信請去問四鄰。

包梓：你倒說了个偏有理，現有原告狀詞作証。

水謙：大人! 單听原告一面之辞，不足为凭。还望大人亲临面察，以表青天，以伸民冤!

包梓：哇! 折毀山林，損人利己，还瞞本县不知! 哪能容得。来，拉下去打!

〔众衙役拉水謙下。內喊：“一十，二十……打完!”

包梓：押上来!

〔众衙役扶水謙上。

水謙：(唱)

一上堂居官人片言判定，
重打我四十板概不

留情。

看起来官該活民該

死叫人可恨！

象这样欺百姓天理

难容。

衙役：請大人驗刑。

包 梓：知道了！水謙，你
損坏过家林木，命你次
日头頂香盤，到过府賠
情認罪！

水 謙：（气极）呵……！

（唱）

官紳勾結似狼豺，

穷人何日把头抬！

水謙人穷志尚在，

賠情認罪难依裁。

启大人：小人打獵并未
損伤过家树木，縱然損
伤一二，打也挨了，气
也受了，还賠的什么
情，認的什么罪？

包 梓：損毀林木，理当認
罪。

水 謙：大人！（唱）

享国祿受君托理当
为民，

做县主濫动刑何以

奉君！

包 梓：哇！（唱）

理民事断案情有凭

有証，

难道說老爷我冤枉

黎民？

水 謙：（唱）

俺水謙未犯法怎把
罪定？

誠恐怕日久后天理
难容！

包 梓：（唱）

这老兒欺本县太得
过甚，

上任来从未見这样
刁民。

人役們把老兒拉下
監禁，

衙門里怎容你把刁
来逞！

衙役：嘎！

包 梓：把他監禁起来。

衙役：走！

水 謙：呵……（同下）

包 梓：真乃山間野人！

呵……来！

衙役：有。

包 梓：这是請帖一張，去
請水运前来議事。打鼓
退堂。（下）

第五場

〔水冰心上。〕

水冰心：（唱）

想那日去打獵十分
意外，

这件事倒叫人难想
难猜。

多少年进深山自由
自在，

到今日怎走出林山
主来。

莫非是有惡人从中
作坏，

要不然又哪来这场
禍灾。

倘若有惡人从中
作坏，

他害我父女倆却为
何来？

老爹爹多半輩为人

和藹，

从沒有和別人高声
言开。（想介）

看起来一定是惡人
陷害，

要不然爹受刑实屬
不該！

从今后須留心慎把
步迈。

〔二幕启，水冰心

入坐。翠芬上。〕

翠 芬：走哇！（唱）

开側門小翠芬走了
过来。

多年的鉄門扇快要
返坏，

到今日才下鎖把你
开开。

門扇你要問我怎把
你开，

咱老爷損人利己光
打算坐官发财！

吐真言露实語門扇
不解，

从門縫見小姐目瞪
口呆。

我二人从幼小就在

一块，

她有苦我心里怎能
自在！

患难中免不了將她
急坏，

我不来帮她忙又有
誰来。

进门来施常礼連往
下拜，

冰心姐你看看这是
誰来。

冰心姐。

水冰心：翠芬姐，不在家中
伺候你那老爷、夫人，
来此为何？若讓他們知
曉，岂不又得受場冤
气！

翠芬：去年的黄历，今年
用不上了。

水冰心：这是什么意思？

翠芬：（唱）

說你書呆真書呆，
你不知太阳从西边
出来。

我問你那小門不开
几載？

水冰心：（唱）

从我小就記得关鎖
起来。

翠芬：（唱）

到如今为什么把它
开开？

水冰心：（唱）

这事情可不知为甚
由来。

（想片刻）翠芬姐，如
此說来却也奇怪，……
莫非是……

翠芬：（唱）

冰心姐姐莫发呆，
你把这謎猜一猜。
蒸饅若腐从里坏，
难道說这局棋你解
不开？

水冰心：（唱）

一句話說得我半痴
半解，
到如今是非根有些
明白。

怪不得我的父无故
受害，
怨不得我叔父近日
常来。

看起来这件事从我